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事未可去而決意求去則將自取禍患非聖賢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優游在朝而人不知其心去國已久矣欲驗其去國之心第於不受禄之日考之益可見也其曰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乃知聖賢其周旋人情諳練世務如此夫心雖欲去然方當其國有兵師之命人心揺動而吾於其間不顧可否以決去為高則上起國君之疑下招小人之謗而民情震恐物論驚皇處世如此學問安在哉孟子所以雖有此心而

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聖賢之教一而已矣内以此處心外以此處身上以此事君下以此接人觀孟子指齊王易牛之心與指滕世子以性善之路豈有二道哉齊王寤於言下乃有戚戚之問世子寤於言下乃有於心終不忘之說嗚呼學先王之道而直指人以要路其惟孟子乎益

其淵源來自曾子曾子直指忠恕為夫子之道曾子傳子思子思直指慎獨為天命之性子思傳孟子孟子直指齊王易牛為王者之心直指世子性善為堯舜之本使人深味其遺言潛得其微指則夫吾目之視色耳之聽聲鼻之聞臭四體之受安佚其誰為之哉言至於此乃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夫孟子既指性善之路使之脫然於言下又稱堯舜之道以印其大機猶指齊王易牛之心而陳堯舜之道於其

前也此孟子之大機大用造化轉移爐鞴埏埴之妙也大道者旨也既指其性善處以警其心又稱堯舜以大其用則夫人人皆知有貴於已者乃與堯舜同幾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是之謂與不有以警之則彼無所得不有以大之則彼不能行有得而不能行其能變化運用於四海九州使人人皆被其澤哉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以不能用也大哉用乎非孟子其誰識之夫齊王受孟子一警之

力雖不能行其道至於就見孟子幾有成湯之舉滕世子受孟子一警之力至於自楚反復見孟子夫就見孟子以何事哉以此心之不忘也復見孟子亦為何事哉亦以此心之不忘也嗚呼使人不能指人此心則已有能指之者雖不能盡用其幾豈念念能忘所指之人乎此葢天理自然有不可解於心者夫世子之復見時其心乍見天理之廣大而舊習猶往來乎其間未能變舊習為仁義禮智之用所以疑堯舜

之未易為也孟子又轉其幾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我有此性堯亦有此性舜亦有此性豈有二理哉何不直而推之舉而上之左右以大之何可蓄縮不前委性善為堯舜之事而我無與乎故稱成覸吾何畏彼之言稱顔子有為者亦若是之言稱公明儀文王我師周公豈欺我之言以助其氣以贊其決且安慰以滕可以為善國而引書藥不瞑眩之言以廓之直用其機不復疑慮藥力既大病勢頓消前

日紛紛人欲因孟子一指之藥忽然不見而吾居為仁由為義履為禮用為智守為信天下樂事其有過於此者乎余因世子之說乃盡發其幾有志者其試思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

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慼哭泣之哀弔者大悦滕世子受孟子指性善之路遂大明天理之自然者及定公薨其心見夫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創巨痛深非三年之喪不能少盡此心也乃知

先王制禮皆從天理中來非私智所能及也然雖曉然見此理而人欲猶在未敢自以為是也將欲置之而此心皎皎為不可掩將欲行之而私欲往來未敢必信也故使然友問孟子然後行事其意見滕國不可行三年之喪與其已警之心參差不合欲取正孟子將盡變滕國衰弊之息而大明一國之本心也孟子遥見其心有在於此遽然嘆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且世子使然友問孟子然後行喪事未及

一話一言不知孟子何所見遽歎賞之曰不亦善乎嗚呼此孟子所自知他人所不知也夫性善之路一明則見先王之用乃知三年之喪天理所固有者今使來問孟子是此心之發見也故孟子直指其心而歎之曰不亦善乎且引曾子之言與夫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飦粥之食三代共之之說以印之世子聞孟子之言與其已警之心脗合無間故斷然不疑定為三年之喪然世子天理雖明人欲未斷一為羣言交攻

則又不能無疑也故父兄百官皆不欲且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劔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故使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夫所謂學問者果為何事哉欲求性善之路而已今孟子指示性善之路曉然有契於其心是即學問也必待挾策讀書然後謂之學問乎余以是知世子天理雖明人欲未斷者此也使其既斷則不復有疑疑者人欲也嗚呼習俗之移人深矣哉夫三年之喪自有天地

以來行之魯自莊公文公皆於喪紀中娶婦自是三年之喪不復行於時此風既成父兄百官聞見習熟不以為異見世子力行古道乃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反以為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嗚呼是其心寧違三代之聖人不可少變流俗之見也所謂父兄百官者其智慮識見如此與之論廟堂大事事幾之會治亂之原彼又安得有早正素治之徵高見遠識之說乎吁可怪也又曰喪祭從

先祖流俗之人不可與語如此援引宗國以見脅又以先祖先君為口實將以不忠不孝加人非天理皎然至此烏能不動乎此世子所以再遣然友也夫世子受孟子指性善之路復見孟子孟子知其疑心未去故力舉成覸顔淵公明儀之言以助其勇以贊其決又引書瞑眩以決其疑然而人欲未盡脱落故疑心易見雖曉然知三年之喪為天理之自然而兩遣然友不能自決亦可憐也孟子再舉前日之意以贊

其決曰不可以他求者也是在我而已又引曾子之言聽冢宰歠粥面墨即位而哭以實之且有先之之言又有風草之喻又有是在世子之語然則天理曉然如此倘直而推之舉而上之左右以大之誰敢不從也葢理義人心之所同然特未有以發之耳故曰莫敢不哀先之也吾以一身先之其精誠感動則彼將不令而從雖無教誥之煩丁寧之切彼將翕然同心如風行草上雖曰無形而動蕩鼓舞有不能自已

者精誠行於無形之中而感動見於有跡之後此又性善之大用也嗚呼其微哉是在世子不可他求一語己足以破其疑而大其用矣世子再聞孟子之言當時疑心盡斷乃遽然曰是誠在我此又性善之發見也復何辭讓之有五月居廬不言不為此幾一行百官族人心已服矣可謂曰知者皆曰知哉世子也然此幾之動豈止一滕國而已哉見之者必聳聞之者必竊及至葬四方來觀之者見夫世子顏色之慼

聞夫世子哭泣之哀則夫理義之心人人發見鼓舞動盪有不能自已者其曰弔者大悅者又使四方之人皆入此幾也審知此理則干羽舞而有苗格簫韶奏而鳳凰來高宗夢而傅說至成王悔而歲大熟皆可得而知也性善之路其大如此嗚呼學士大夫將欲丕變四海振起帝王之道可不於此而盡心乎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

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

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闕

余嘗怪孟子拳拳於民至論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漂流於溝壑懃懃懇懇若田舍老翁之經營家業而愛惜兒女也及上考從古聖賢之心無不以民為念如堯命羲和為民也舜命九官為民也禹八年於外為民也湯征葛伐桀為民也武王誅紂伐奄為民也且夫孟子之心所以切切於民如此者則以明性善之幾故也以孟子之心推諸聖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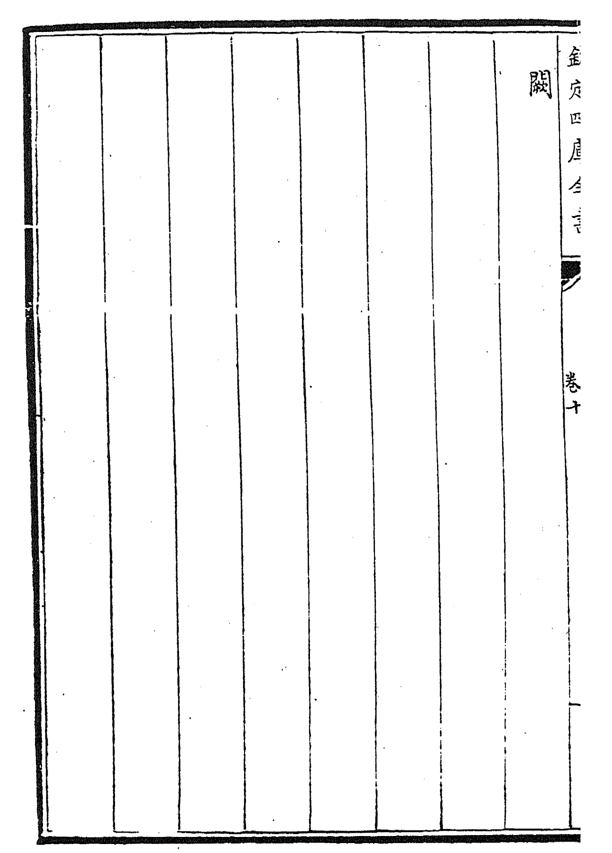
其心一皆見天下之人為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其心與聖賢同悦理義同好懿德其可寶可愛孰有大於民乎以孟子見天下之民皆性善也皆聖賢之資也皆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皆悦理義皆好懿德也故其規摹專於救民又見夫戰國之時以奪土地為功業以嗜殺人為英雄故力陳先王之所以愛民之術使人君知聖賢之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使不明其性善之

幾則已使其明性善之幾則必拳拳於民矣皆自然之理也滕文公受孟子一警之力乃力行三年之喪轉百官族人不悅之心為稱賞啓四方來觀之心為大悅其用已稍稍行矣其有為國之問此必然之理也夫文公之心雖已曉然知以民為大事然得孟子之言印之則其行愈不疑矣孟子果有民事不可緩之言且引詩于茅索綯乘屋播穀之對為證而論民之恒心係於恒產又論民之陷罪本於罔民又論賢

君取民有制之說又論陽虎為仁不富之說為可取其大意本於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漂流於溝壑而已然而為政而不遵先王之法猶竭目力而不繼之以規矩準繩而欲方圓平直猶竭耳力而不繼之以六律而欲五音之正豈有此理乎夏之道非不美矣而商人以為野商之道非不美矣而周人以為鬼一等先王之道又在乎聖賢觀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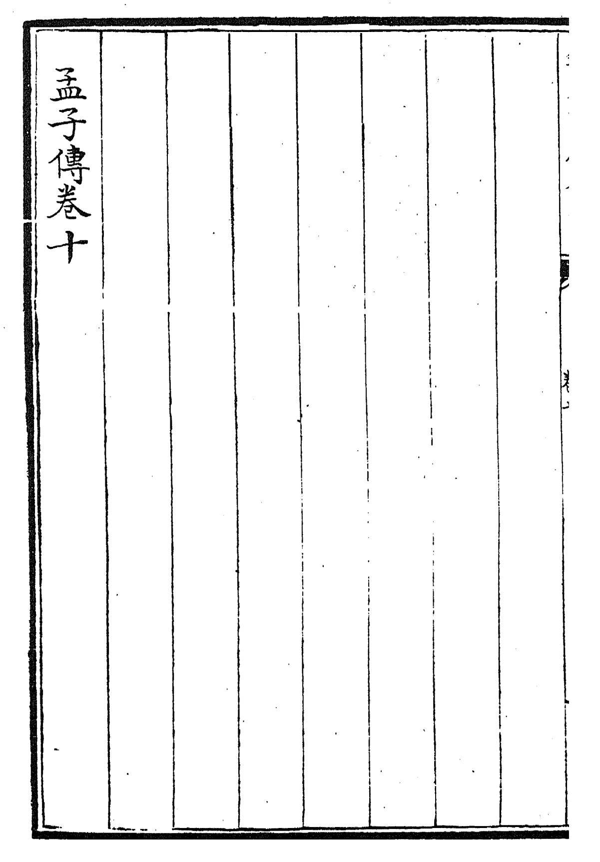
會斟酌審量而用之故論先王之道非難而用先王之道為難大哉用乎非大聖賢其孰能之孟子能用者也觀其論夏商周貢助徹之法而又取龍子治地之說力排貢法之非其策又引詩以力賛助法之可行貶貢而褒助豈非觀時與會審量斟酌善用先王之道乎夫貢法有仁心而未暇論仁術所以使民勤動不得養其父母而老稚轉乎溝壑也若夫助法隨歳之豐凶以出斂法有年則公田之給足無年則賑

貸之法行經歷諳練利害是非至此而定矣雖有百畝而徹亦大做助法而為之耳民既豐足恒心自生吾則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啟其孝弟之心以明夫人倫之大三代設學不過如此而已其效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天下定又其効至於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而朝廷之上垂衣拱手論道謨德四海之内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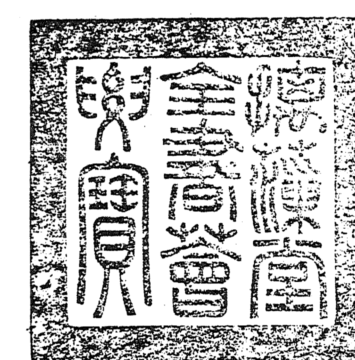


闕

夫孟子有如此學有如此造化乃不免少見於施為非因文公畢戰之問何以見其萬分之一乎想其胸中含藏藴蓄陶冶埏埴乾坤之造變化之神有千百為國之説有千百井地之學此特自管中見其一斑耳無知小子輒敢妄議可謂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孟子傳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十一 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傳卷十一

宋 張九成 撰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悦盡棄其學而

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

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多寡同則價相若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

惡能治國家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堯之樂非不美矣舜之時已不可用舜之樂非不美矣至湯之時已不可用是故正朔服色學校器械三代殊形夏商異尚此天理之自然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事與幾合時與會通此大聖人之制作也當晚周之時聖人固將決擇三代之合於民心者以立一王之法如所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許行何人輒欲變大聖人之制作而以區區弁髦土梗無用之迹以蠱惑當世彼愚無知不足道也吾將提耳而告之曰神農聖人也使處晚周之世當亦如孟子之制作矣使許行真得神農之學決見孟子之所為惟其懵然不曉不知神農之心於神農法度又講之不精擇之不詳乃有夷狄之法亂其中非孟子力排之則於一楊墨之外又生出一楊墨矣聖道散裂其弊乃至如此予然而彼不知其心

己為孟子造化所動乃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彼不思曰滕與楚相去幾數千里何以使我樂為其民乎則聖賢造化固已可知而滕文公性善之幾其見於用者乃能使人如此不特許行又能感召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區區自宋之滕且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惜乎滕地褊小不能盡充孟子之術使齊宣信孟子之説如滕文公則如楚之許行

宋之陳相一時號為有知者皆將四面而來而風聲所傳德音所感凡有人心者皆將襁負其子而至矣則孟子所謂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此亦可見其一二也夫許行之來固未足多而陳相乃陳良之徒學周公仲尼之道者也特其所見未固耳其好賢樂善之心豈可厚誣彼且來矣而況其他乎此余所以深信孟子之說而惜齊王之不行其道也且許行既為文公之氓受孟子之澤則當自鄙其學之淺陋徙義遷

善盡棄其舊習以觀聖王之施為而猶自是其學而非聖賢之大道乃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嗚呼彼以並耕而食饔飱而治為大道乎誠可笑也夫鴻荒之世其民若禽獸然君民並耕豈得已哉事固自有次第且簣桴土鼓決不若簫韶之音穴居野處決不若宮室之安書契之精於結繩棺槨之美於衣薪此數聖人因事之幾

隨時之會乃至周而大備豈有帝王之世天下之民耳之所聽者皆鐘鼓管絃之音目之所視者皆青黄黼黻之色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堂陛之尊圭璋之盛儼如天帝尊如神明一旦乃令尊君下民同霑體塗足同寒耕熱耘同供炊爨之職同作饙餾之事豈不大駭天下而起姦雄窺伺之心乎其亦可謂愚矣不知陳相兄弟何所見聞而悦之夫蕢桴土鼓穴居野處結繩衣薪在上古行之不以為異使用於二帝

三王之後其可行乎夫可行則為道不可行則為弊為怪民為妖術在法當誅在聖門當絀此孟子所以深惡之窮問詰難往來數疊使其辭窮理極乃扼其要處曰子以為滕有倉廩府庫以厲民不知子以粟易械器不為病陶冶以械器易粟不為病農夫乎且許子推不欲病民之心以病陶冶何不自為陶冶使日用所須皆取辦於其家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以為煩乎陳相乃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其理窮矣其辭盡矣乃又扼其要處以問之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治天下獨可以耕且為乎汝不知夫有大人之職事則當勞心以治人治人者食於人有小民之職事則當勞力以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天下常行之理也况一人之身百物所須汝以交相養為病則當事事物物皆自為之既為耕夫又為蠶婦又為弁人又為攻金之工攻木之工設色之工刮磨之工率天下之人終日搰搰暴露

辛苦乃不為相病耳此豈可行乎汝以謂君不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坐受其養以為病民耶當堯之時洪水横流禽獸逼人堯當一味耕田而不憂乎既當憂之則堯舍耕之外不為無事矣舉舜而敷治者堯之職也舜使益掌火以驅禽獸使禹疏九河以洩洪水則舜禹益舍耕之外不為無事矣又使稷教民稼穡又使契教民人倫堯又於其間勞之來之以勉其勤勞匡之直之以正其心術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以遂其天性又從而振德之以警其昏繆嗚呼堯舍耕之外其職事如此何暇耕耶使其如許行之學專以耕為事則聖賢不用禽獸不問洪水不知人倫不正天下幾何不盡為血肉為江海為水者也此豈可行乎夫君民上下各職其憂不可相易也君民上下各盡其職則天下大治故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農夫之憂舍百畝之外無事也人主之憂憂在天下其憂

甚大豈農夫可比也故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不得人則天下謂之不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汝見堯蕩蕩乎民無能名舜有天下而不與以謂無職事乎嗚呼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其用心處在天下得人特不用心於耕爾孟子既明堯舜之道以破許行之繆論然後責陳相兄弟所學之不固而為異端所亂也其責之如何如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夫堯舜之道中國之道也

許子之說夷狄之說也今相兄弟學於陳良陳良所
學乃周公仲尼之道當良自楚北學於中國其識見
高明議論中正北方之學者未有出其右者是所謂
豪傑之士陳相兄弟事之數十年一旦良死乃盡棄
中國之學而悅夷狄之說豈不見孔子没子貢築室
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不倍孔子之學如此又不
見曾子不肯以事孔子之禮事有若且有江漢秋陽
之喻其不倍孔子之學如此今許子所習者夷狄來

自南蠻言語傖獰有如鴃舌學之不精考之不詳乃
敢非先王之道陳相兄弟不審量考擊倍其師之所
學如下喬木而入幽谷矣又周公膺戎狄而陳相兄
弟乃學戎狄夫貍變則豹豹變則虎所變愈大可也
今舍中國之道而學夷狄舍周公仲尼之道而學許
行豈得為善變乎余觀孟子窮詰陳相使無逃避乃
大明堯舜之心其辭袞袞不斷其意滔滔不窮靜觀
其源可謂見道分明無有疑慮一辭一句皆自胷襟

流出乃天下之至論古今之格言可歎可仰可遵可信當戰國權謀詭計縱横捭闔之中乃有如此奇特卓異之觀正如終日行培塿而忽見泰華終年泛汙池而忽浮滄海使人心原廓大眼界通明後世之士乃欲非之疑之詈之亦可謂不知聖賢者矣陳相兄弟邪說深入心術顛倒猶有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國中無偽之說且以布帛無長短麻縷無輕重五穀無多寡以至屨無大小皆一等之價其意以為君

民並耕則人心淳朴不復計較長短輕重多寡大小以相交易矣天下豈有此理乎使天下如禽獸草木之無知則已如其為人豈有不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者乎邪說惑人乃至於此耶孟子又徐徐以喻之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十百或千萬子乃欲比長短輕重多寡大小而一之是猶指鹿為馬以青為黑而亂天下之常理也巨屨小屨同價則足跡大者終身無屨矣是教世之人以短取長價以輕取重價

以寡取多價以小取大價相率為偽以取贏餘一身行之且不可況於國家乎嗚呼孟子不喜異端乃至於此皆識見高明知其必為怪也如闢夷子之薄葬仲子之非廉白圭之貉道張儀為妾婦以至指伯夷為隘指下惠為不恭指楊朱為無父指墨氏為無君指許行為夷狄皆其中曉然所見明白故區别真偽判斷是非窮根極本盡窟穴而發之使利害皎然不貳不疑其有功於世道如此學者豈宜以輕心觀之

哉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

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葢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葢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此一章書顛倒失次自漢以來無有辨之者余深入其中乃知其編次脫易輒為改正之其文宜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

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葢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葢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余讀此章乃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知人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果不誣也夫夷之墨者之徒也惑於墨者之說遂失其好德之性理義之心尊其師之說執其師之見高設藩籬壁立畔岸惟恐有犯之者惟邪說深入故稍有詰難則議論鋒起勝負横

生人懷怒心如報私讐此可與言乎今不知何所見乃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未知其人已知其學就其所言則失之不情闢其所守則或以招禍乃遜其詞乃下其氣以答之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其言如南風使人慍解曲而不紲婉而成章浩然之氣發於施為者乃有如此變化學者以悻悻為直子子為義自以為浩然者如是豈不失錯嗚呼聖賢之待非類其法如此不可不知也既而孟子知

夷之葬其親厚是稍變其師之學矣夫稍變其師之
學者是其心之不安也因其不安處可以救藥矣至
夷之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則有以處之矣夫其心
不安則知其師之學不可行知師之學不可行則恐
孟子之學真有過人者所以屢卻而屢來孟子乘其
機會乃曰吾今則可以見矣向之不見以其為墨者
之徒今之欲見以其有厚葬之説又曰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徐子以直之之語告夷子稍犯其鋒議

論即起而勝負即生矣乃攻先王之道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嗚呼儒墨之異乃在於此墨子之學以天下之親為已之親嗚呼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精於一者行於萬事父母之禮其愛慕之心勤勞之職止可精專於一人耳倘視天下皆為父母人人事之如己父母則意必有所怠情必有所抑而作偽之心難知之行將乘此而起矣先王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者止極其所行在於五十者不負戴六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耳豈能人人如事吾父母冬温夏凊昏定晨省飲膳之節寒煖之宜雞鳴而起深夜而寐遍走天下人人事之乎且吾父母之於我撫育之勤保惠之切教誨之至天下一人而已矣今視天下皆為吾父母不知此情何自而生撫育弗見也保惠勿見也教誨弗聞也而以其不情之見欲取天下之名乃視天下皆同己父母將置吾父母於何地其忍為

此心乎其視天下之親同已之親則將視天下之子亦同已之子矣直可笑也夫父母之於子念慮在子出入在子撫育之保惠之教誨之其心切切然惟恐其蹈水火之害惟恐其行邪枉之塗丁寧防衛豈可名言哉今視天下之子同已之子將人人撫育人人保惠人人教誨上事天下之父母下愛天下之赤子不知墨子之身止一身乎其亦有異術為億兆身乎此豈可行耶先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過發政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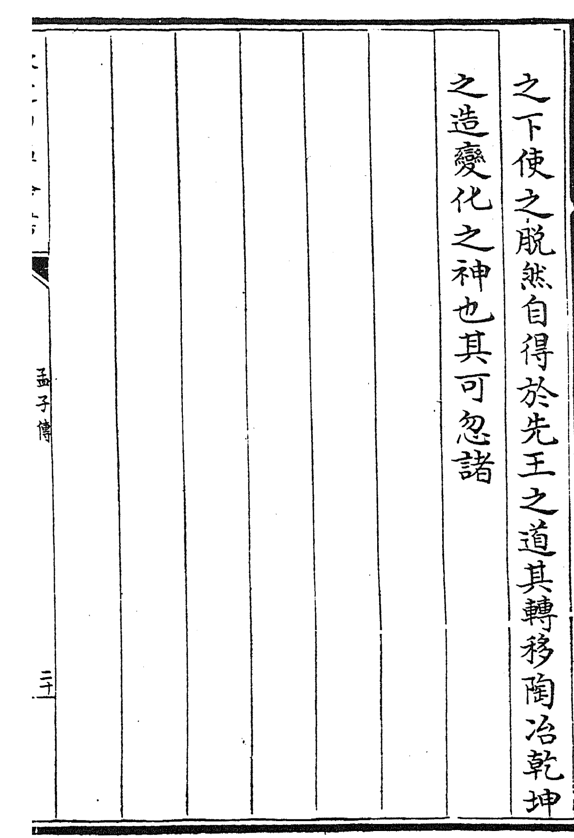
仁如幼而無父者必先施耳其道當如此也使其自有父母吾乃欲奪人之子以為己子乎愛無差等是何繆論孟子不暇遠取且就其近處而譬之曰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夫墨子所以有此言彼亦有所見也第考之不精擇之不詳遂不可行於天下為邪說為異端為禽獸人之道夫其所見者何也其見鄰之赤子匍匐入井忽然有怵惕惻隱之心欲急趨而救之此時之心見鄰之

赤子如己之赤子也不知此亦人心之自然耳夫赤子無罪一旦無知入於死地苟吾手足之力可以救援何為而不救之乎此特一時之心耳至於久其撫育久其保惠久其教誨其能與己子同乎夫天之生物也烏子皆黑鵠子皆白桃之不生李而穀之不産麥其氣不同故吾之子與吾父祖之氣同他人之子則自與其族類同是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以私智亂之乃欲烏子為白乎鵠子為黑乎桃為李

穀為麥乎人之子為己之子而有二本乎其理曉然無可疑者既攻其僻見偏辭矣乃提其好德之性理義之心與其師之學不同處以警之其警之如何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之心思以此薄葬易天下矣然而夷子已自不可行而獨厚葬其親以倍其師之說將以師之說為是墨子以薄葬為貴以厚葬為賤胡為夷子以賤事其親乎將以師之說為非胡為尊其師之說執其師之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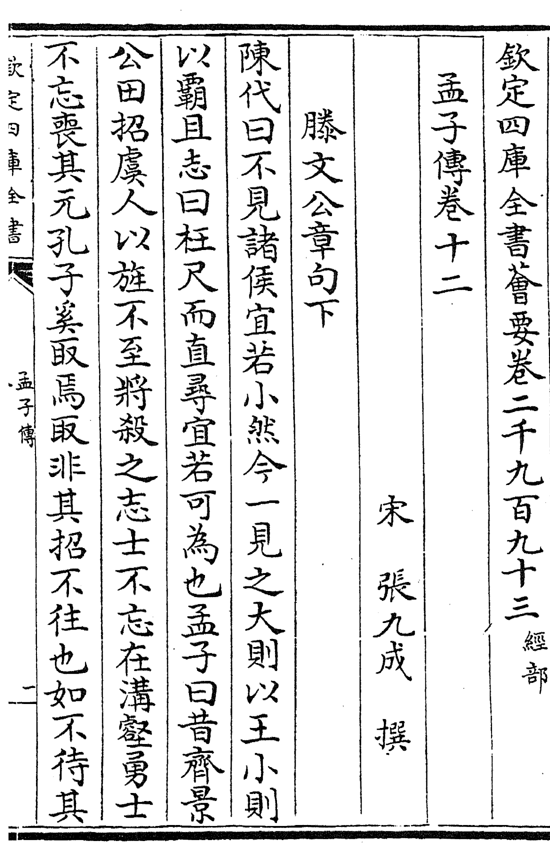
非儒者之道乎夫厚葬之心乃好德之性也理義之心也先王之道也夷子行之而不自知乃極力而語之曰夷子厚葬之心有自來矣孟子即其心而大明之曰上世葬親者舉之於壑此正墨子之道也他日過之見狐狸食其親蠅蚋嘬其親其顙有泚睨而不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乃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之心何心哉孟子指之曰掩之之心乃誠之發見也故曰誠是也其意以謂欲識誠乎盍在

是耳夫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此好徳之性禮義之心儒者之道蓋在此也墨子之道欲絶人子愛親之心使就其殘忍之說不知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夷子聞之其本心發見知儒者之道正在於此與吾以合此其所以憮然自失其師之說為間以游於孟子之道不覺發言以歸誠曰聽孟子之所命矣嗚呼余觀孟子能用先王之道類皆如此方未得夷子要領則善言以卻之及既得其葬親之心則數語



之下使之脫然自得於先王之道其轉移陶冶乾坤之造變化之神也其可忽諸

孟子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九十三 經部

孟子傳卷十二

宋 張九成 撰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

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强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余觀孟子之時商鞅得志於秦而張儀繼之孫臏得志於齊而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又繼之蘓秦得志於六國腰佩六印坐謀輜車時君世主擁篲先驅郊迎側行其見禮如此考其所學非陰謀詭計即縱横捭闔駕傾河之辯肆無稽之談大要以進取為功業殺人為英雄孟子所學乃二帝三王之道

當世所貴乃鬼蜮豺狼之術則不見諸侯意可知矣陳代徒見商鞅孫臏蘇張稷下諸公談笑取將相今孟子獨不見諸侯宜似夫褊小而不踈通廣大也誠一見之一言遇合大可以為伊周小可以為管晏故引枉尺直尋之志以動孟子焉孟子先以虞人之非其招不往以攻代好利之心次以王良羞與嬖奚乘以攻代枉道之志孟子大意以謂虞人尚非其招不往豈有為士君子不待招而往乎夫所謂招者非如

擁篲先驅郊迎伏謁之謂也禮義而已矣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今當世諸侯以進取為功業以殺人為英雄禮義安在哉是其所以招賢者非其具也故其所得特商鞅孫臏蘇張稷下輩流耳又以謂王良蓋與嬖奚乘豈有為士君子而枉道以從彼乎夫所謂道者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不漂流於溝壑此所謂道也此孟

子之志也當世諸侯方以焼夷陵取鄢郢今日虜公子卬明日虜公子申今日殺四十萬明日坑百萬為得志吾豈可枉道以從彼反不如一御者乎夫虞人知守其節御者知守其法豈有為士大夫學聖王之道乃不待招而往乃枉道以從人乎至於道之將行道之將廢有命存焉其所以自守者安可一朝變也樊並通尚書而為劇賊劉歆通春秋而附王莽馬融號為大儒而事梁冀祝欽明號為明經而事兩張是

曾犬彘之不如魯何敢望齊之虞人趙之御者乎以
孟子此志觀之則夫交結非類依附憸人而要功名
而取富貴者皆虞人御者之所羞也其可不自儆乎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丈丈夫乎子未學禮
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
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
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聖王道絶習俗風頽以管晏為高明以儀衍為丈夫以仲子為廉以匡章為不孝白圭自謂過於禹許行自謂聞大道各以私智恣為偃蹇紛然四起莫之誰何惟孟子於頽垣破塹中獨守聖王之道羞比管晏妾婦儀衍蚓仲子而禮匡章貉白圭而狄許子一掃啾喧弊陋獨推仁義之尊高非其中皎然明白安能

發為深見遠識以區别真偽判斷是非如此乎惜乎其道之不行也使其道行彼是數子者固將收召之以變其心術隨其才之長短而用之見僻而堅怙終而賊則屏之遠方誅之兩觀不疑矣惟其終不得少行其志而商鞅之學大得志於秦其身雖亡其學猶盛一傳再傳至趙高李斯而極力行之燒詩書殺學士倡督責之說起骨肉之誅至於誹謗者族偶語者市慘刻之政至兩漢而未除反脣之誅武帝行之南

山之詩宣帝戮之此鞅之遺禍也夫商鞅一派之學耳其禍猶如此之烈使此數人者不經孟子之誅紛然並行則天下之民為血為肉何時而已乎此所以見孟子大有功於名教也且儀衍以口舌之辯行捭闔之術膏車秣馬曳紫拖金馳騁於六國天下皆見其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皆稱其為大丈夫惟孟子知其本心不復問理義所向阿狥茍容乘間投隙志在取富貴而邀爵禄耳是其為術豈有他法

哉專順人主之意操旁僻曲私之心行妻孥妾媵之態是何大丈夫之有乎夫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用我也則行大中至正之路以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惡有居側媚立邪僻行詭詐以罔人主而亂天下乎其不用我則卷而懷之物格而意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裕如也獨行其道如此視富貴貧賤威武皆空中

一塵耳其來其去何足以為吾輕重哉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如此以此而論則衍儀直妾婦耳天下方稱為大丈夫而孟子乃見其為妾婦是孟子之見迥出尋常之外而非凡心俗慮之可知也而非之而疑之而詈之可乎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贄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

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深味周霄之言想見其為人見當世仕宦者類皆權謀詭詐縱横捭闔其得志者皆市井駔儈閭巷小人超然有離絶遠去之心見孟子不見諸侯雖見而不受其禄未幾而輒去深合其意以謂古之君子類皆不仕也故發為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又引公明

儀三月無君則弔之語以答之周霄之心見當時仕宦與意不合深欲脫去而不可得乃聞三月無君則弔之語又與其意大不相侔故曰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以此為急則知其於當世仕宦悠然自守無所輕重矣余觀霄之為人亦志為君子也其心高遠踈爽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充其所見將為長沮桀溺荷蕢荷篠之徒而非聖人之道也孔子深疾荷篠丈人之徒故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聖人之道其急於仕者非貪禄而慕位也人倫之大君臣為重仕則君臣之義明君臣之義明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一皆大明而不昧何樂如之此所以三月無君則弔也夫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其重如此諸侯失國家則無耕助以供粢盛無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矣粢盛不潔矣衣服不備矣其敢

以祭乎是諸侯失國家則五廟祖宗皆不得血食矣是知君臣之義不明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一皆顛倒失序也士之不仕則無田以供粢盛以至牲殺器皿衣服一皆不備不敢以祭亦不敢以宴夫不仕其患如此之大使吾祖宗不得血食不忠不孝難以齒於人類所以皇皇所以可弔也霄雖聞三月無君之義乃未喻出疆載質之義也故又更端而問之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

耜哉夫質所以見君也出疆載質見念念之不忘君也古之人在畎畝猶在朝廷不忘君拳拳之義也所以蘇武使匈奴十九年不舍漢節范泰終身不履魏地而坐卧漢車者見念念不忘君也而世之說詩者曰永矢弗過者自誓弗過君門也永矢弗告者自誓弗告君以善也永矢弗諼者自誓弗忘君過也邪說害道賊君臣之大義亂人倫之常經彼又惡知出疆載質之義哉霄平日見馳車擊轂腰金曳紫之人類

皆乘時射利隂險傾邪乃超然不以仕宦為意以謂孟子不見諸侯見而不受其禄受其禄不久而輒去自謂與其意暗合疑古之君子類不以仕為意及聞夫子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之義乃見孟子反如此其急與其意大相舛矣故曰晉國亦吾所仕之國也平生未嘗聞仕當如此其急仕果如此其急孟子之難仕何也孟子乃以謂仕如此其急者乃君臣之大義不由其道又臣子之所羞惟其惡不由其道

此孔子所以不主癰疽與瘠環惟仕如此其急此夫子所以適齊適衛適楚適宋而不敢已也然則穴窺之喻乃指商鞅孫臏蘇秦張儀稷下諸公不以正道事君者也霄因此問得聞仕如此其急大明君臣之義又聞不由其道之訓足以遂其自好之心悠然蕭然揮之不去招之不來一由於禮義而已矣霄亦何幸耶然則善用先王之道又於此可以觀孟子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

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識見髙遠超然出一世之外故每事與衆人不同衆以陳仲為廉孟子獨以為蚓衆以匡章為不孝孟子獨加之以禮衆以管晏為大功孟子獨以為可羞衆以儀衍為大丈夫孟子獨謂之妾婦衆以不朝王為不敬孟子獨以不談仁義為不敬衆以君命召

不俟駕為禮孟子獨以德齒為禮是其所見迥與衆人不同使其得志必能盡掃當時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陰謀詭計之陋而獨振先王之道於頹弊之中也此余所以拾其遺跡每事三歎之而切悲夫後世不知孟子之心也今其所見又有異焉者彭更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以為泰孟子乃見以為道彭更見無事而食孟子乃見為仁義而食彭更見梓匠輪輿為食志孟子乃見為食

功夫彼以為泰此以為道彼以為無事此以為仁義彼以為志此以為功是孟子之所見超然獨異於衆人也惟衆人所見如此所以俗氣不除皆景慕商孫蘇張稷下諸人惟恐學之不及而風俗薄惡日趨於鬼魅之地禽獸之心將血肉吾民夷狄吾中國可勝悲哉惟孟子所見如此所以養氣所以知言所以能深知王道之所在所以直指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不負戴於道路不漂流於溝壑為王道也孟子所以能指數子之病而一開當世之耳目也嗚呼彭更其亦何幸乎向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之為泰孟子乃直指此見為道且有簞食天下之說向見無事而食為不可孟子又直指此見為仁義且有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梓匠輪輿之說向見食梓匠輪輿之為食志孟子又直指此見為食功且有毀瓦畫墁之說自此以往所見皆新不離跬步不動毫芒轉泰為

道轉志為功轉無事為仁義其視當世之學一皆邪説其視孟子所為一皆先王之大道嗚呼更亦何幸予不知果能如余之所云耶余不能考其必然故就孟子之用而發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悦書曰徯我后后来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

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見齊王時乃宋剔成三十八年剔成立四十一年為弟偃所攻偃立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

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以時考之萬章所問宋行王政正偃之謂也偃自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之後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與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謂之桀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與楚魏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以是觀之偃又安知王政豈偃自篡立之後抑情飾詐欲以王政收人心乎豈初年克己晚歲盈溢而至滅亡乎抑豈萬章稱道時正王偃修飾時乎皆不可知也觀

孟子荅萬章之問言湯先盡其在我故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豈孟子見王偃身為篡逆之賊詎可行王政乎又言武王出而東征君子實玄黄小人具簞壺以迎周之師豈孟子見王偃未知修德遽欲伐人而人不服乎味此兩叚則知王偃之為人徒恃血氣未能盡其在我徒恃兵革未能服人之心其所謂王政者皆要名飾詐而非其真也使王偃果行王政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來必不篡君而自立既篡君自立

復欲竊取王政之名以欺天下嗚呼天下安可欺乎齊惡其詐欲自東來討楚惡其詐欲自南來討孟子知王偃之心出於詐故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是王偃胸襟所蓄者孟子知之畧無餘藴矣則其射天射諫者皆其晚歲真情發見也然則以孟子之不許宋則為楚魏所殺以至滅其國分其地者已於王偃未敗時見之矣然則矯情飾詐者徑何為哉止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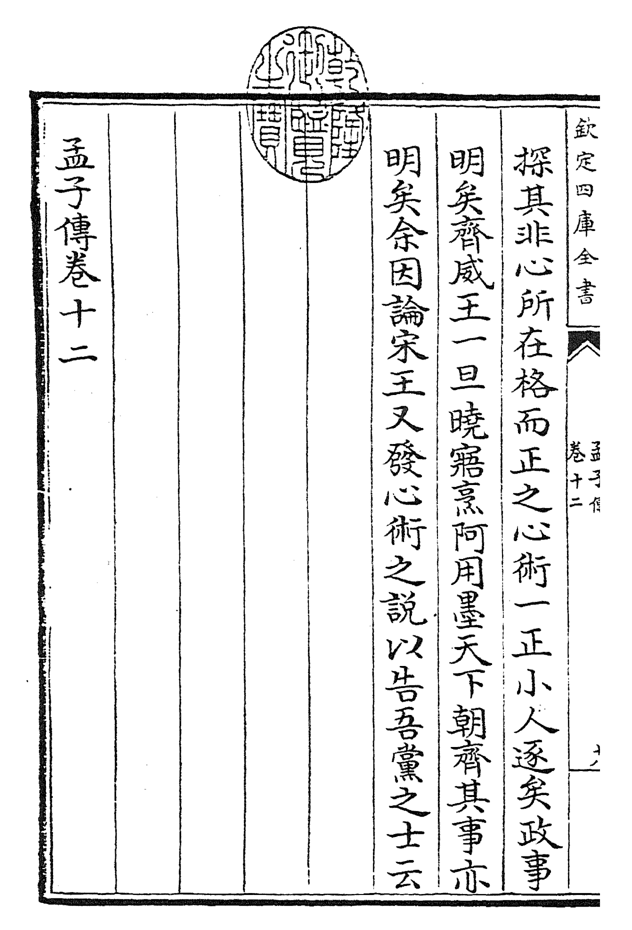
殺其身而已爾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考孟子所言如此則是王偃惡跡已露已與衆小人
為偶日夜謀伐齊伐楚伐魏荒於酒淫於色射天射
諫者之心已不可遏矣薛居州雖賢者豈能勝衆多
之小人哉然方當王偃作偽之日萬章以為將行王
政戴不勝又區區欲王為善是二人者皆信其然矣
獨孟子知其決不能善終且以湯武之舉形迹其本
心又以齊楚之喻推明其所好是於二子稱許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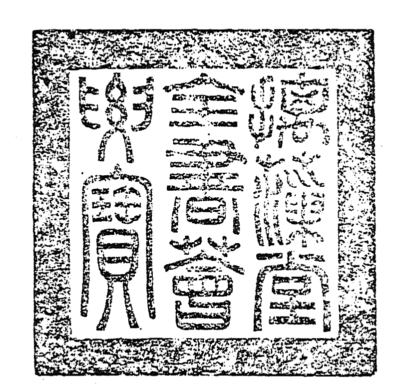
孟子已知其殺身滅國為人分其地矣此所以見孟子高見遠識迥與常人不同也且心術之不可不正也久矣夫心術正則其所起居正也其所好惡正也其所趨向其所避就正也安得不喜正人而惡邪士乎心術邪則其所起居邪也其所好惡邪也其所趨向其所避就邪也安得不喜邪士而惡正人乎王偃篡立心術之邪如此亦安得不與羣小處哉尚容一薛居州者葢欲借以為飾詐之具也昔明皇初即位

志在社稷相姚崇宋璟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安得而
有小人及惑惠妃其志肆矣相牛仙客而逺張九齡
且一意於李林甫雖韓休在朝亦何能為哉以是觀
之則天下之治亂信乎在用君子與小人而用君子
與小人信乎在人主心術之邪正王偃心邪小人之
資也以小人在上呼吸羣類覆出為惡一薛居州其
如之何哉惟大人之事君不問小人之滿朝政事之
紊亂第觀人主心術如何耳儻君有願治之心吾則



探其非心所在格而正之心術一正小人逐矣政事明矣齊威王一旦曉寤烹阿用墨天下朝齊其事亦明矣余因論宋王又發心術之説以告吾黨之士云

孟子傳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九十四 經部

孟子傳卷十三

宋 張九成 撰

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

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謟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不見諸侯之問陳代公孫丑萬章更相致疑於孟子以此見習俗移人雖居聖賢之門洗除不去彼見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馳車擊轂奔走諸侯之門以謂士之處世當如是耳不知伊尹耕莘傅說築巖呂望釣渭曷嘗僕僕走人門户哉成湯救民

高宗中興文王行仁或三聘或肖形或親訪然後為陳堯舜之道應霖雨之求作鷹揚之舉則孟子之不見諸侯乃古人之道例當然耳寡見淺聞動輒致疑良可悲爾然見與不見古人不以是分優劣也理在可見見梁惠見齊宣非屈也理在不見如陳代公孫丑萬章致問之時亦非自高也學至於聖不已又學而至於智故力之外又有巧智之外又有中豈可一途取哉以是而求則見與不見皆非所以知孟子也

今公孫丑致問孟子引古人之例荅之曰古者不為臣不見然不見死法耳其中又有變化焉一於不見如叚干木踰垣泄柳閉門彼將以不見為高而不知於道為不合也此陽貨有賜於夫子夫子則順禮以見之干木泄柳豈知此義乎一於見如曾子之所謂脅肩諂笑子路之所謂未同而言彼將以見為通而不知於道為失節也此齊宣不就見孟子孟子則以疾而辭之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之流豈知此義乎公

孫丑問不見諸侯孟子乃非干木泄柳是以見為是矣將以見為是乎孟子乃又舉曾子子路之言是又以不見為是矣然則吾將何處乎迫斯可以見未迫則未可以見也吾知格物以致知致知以誠意誠意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而已至於治國平天下第觀人主用心為如何其心虛則可見自實其中雖見何益蓋君子所養養其理義而已理義既明有所見則不為段干木泄柳之固有所不見則不隨

曾子子路之言顧理義如何爾非聖而又智至而又中力而又巧者安能至此地哉余因公孫丑之問又發明孟子之學庶幾知所擇焉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余讀史記考孟子時所謂宋王者剔成立三十八年

而齊宣王即位四十一年為弟偃所攻敗而奔齊偃自立為宋君則萬章之問宋行王政戴不勝欲宋王之為善戴盈之欲去關市之征皆王偃時也夫偃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荒酒濫色射天射諫者卒為齊魏楚所滅三分其地安得行王政用薛居州而去關市之征乎余嘗論之曰豈偃自篡立之後抑情飾詐以王政收人心乎豈初年克己晚歲盈溢而至滅亡乎抑豈萬章稱道時正王偃修飾時乎以史考之不

見其實今以戴盈之問乃知王偃果自簒立之後抑情飾詐以蓋前愆也何以知之至欲行什一之法去關市之征所謂行王政者可見於此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使偃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耶孟子雖知其必敗有湯武之說以譏斥之有衆楚人之說以詆譙之今又有日攘一雞之說以切劘之然安敢不告以善道也故有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之說其意甚遠其來甚深使

王偃不能行此言猶在也諸侯有欲行王政者舉斯言以自儆安知不疾趨急策以向王者之路乎嗚呼王偃之能不能已可見矣余思孟子攘鷄之説有何待來年之語乃知人不能無過不知其為過尚可言也曉然知其為過諱可不離絶遠去如避涕唾如逃水火如却盜賊乎倘惟宿留不前凝滯不散去而復來捨而復取謂今日而有明日謂今年而有明年是皆無志之人甘與惡為徒侶者也孔子曰惡不仁者

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以謂惡不仁者其誰乎即仁也直指之故曰其為仁矣何以知其仁也惡之之甚至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嗚呼其惡如此直可尚也然所以能如此者以能用其力也我未見力不足者是人人皆有去惡之資也其不能斷然速去者特無志之人耳斯速已矣非深惡不仁之君子能如是乎余因攘雞之說乃力排去惡之疾以為士君子

之戒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

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世之論者皆疑孟子以闢楊墨為承三聖以空言配實效夫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誅亂臣賊子其為禍患顯然可見至於楊墨之害豈可以洪

水亂臣賊子猛獸為比哉余竊謂洪水夷狄猛獸亂臣賊子之害見於一時而楊墨之害起於無形而貽禍於千百世之後猶未已也且以商鞅論之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此令一行民相告訐而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風亡矣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此令一行民忘六親而父子相親兄弟相愛患難相保之風亡矣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此令一行民忘禮義而以力相夸以智相勝以謀相軋之風起矣夫使民相告訐民忘六親民忘禮義此風既成習俗浮刻有鍥薄之心無忠厚之氣挾兵恃力并吞天下傾軋諸侯逮至始皇而燒詩書殺學士至二世而倡督責之說起骨肉之誅天下蕩然無復人理至西漢而秦風猶在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以至

反脣之誅武帝行之南山之詩宣帝戮之三族五族之刑上行之不以為疑下見之不以為怪此皆商鞅之遺禍也夫洪水夷狄猛獸亂臣賊子之害詎至如此之久乎則夫楊墨之害比洪水與夷狄猛獸亂臣賊子夫復何疑竊嘗考之孟子諄諄欲去楊墨求之當世特墨者夷之一見於七篇之書耳所謂楊墨之學其得志於當世者果安在哉余細思之乃得其說夫楊朱不拔一毫以利天下其失也為己太重故其

弊為商鞅為鄒忌為孫臏為陳軫為蘇秦為張儀皆危人以自安害人以自利奪人以自富殺人以自彊其術皆祖於楊朱之為我也墨翟摩頂放踵利天下其失也為人太多故其弊為鄒衍為慎到為田駢為接子為環淵為莊周皆黃老之術為同異之辯肆無稽之談恣荒唐之說其術皆祖墨氏之兼愛也夫楊朱之術至商君而大肆其禍乃至於如此使墨翟之徒得志於天下無復君臣父子之倫姦雄窺伺天下

大亂不可復支矣何以言之魏何晏倡虛無之說晉王衍從而和之認莊周老眲以為宗指文王山甫而竊笑倚杖高視揮麈清談居喪而酒肉父子而裸袒是致劉石相踵神州陸沈歷數百年而後混一至唐太宗而以媫為妾唐玄宗以婦為妃尚有腥穢之風此又墨氏之為害其禍如此之烈也孟子親傳道於子思盖二帝三王周公之正統也其見識高遠知與洪水夷狄猛獸亂臣賊子之害同故力排而深詆之

高自比於三聖而不疑誠以其所見者如此也然余
默觀天下之理非大患害不足以見聖賢非大禍亂
不足以見聖賢故洪水之患大禹出焉夷狄之亂猛
獸之亂周公出焉君臣父子之亂孔子出焉楊墨之
徒孫臏商鞅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亂孟子出焉聖
賢之去患害除禍亂豈徒然哉必也天理昭著深見
患害禍亂之所在而去之除之其大用所及至有乾
坤之造變化之神非淺智者所能窺也故禹用此道

以治水則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其用爲何如哉周公用此道以兼夷狄驅猛獸則誅紂伐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其用爲何如哉孔子用此道以作春秋則舍趙穿而書趙盾卒楚子而人諸侯其用爲何如哉孟子用此道以闢楊墨則羞比管晏妾婦儀衍蚓陳仲而直夷之貉白圭而狄許子其用爲何如哉且有邪說必有暴行而邪說暴行不生於全盛之時必起於衰亂之世商君

之說邪說也其行法也虜公子卬刑太子虔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刑暴行也豈非有邪說必有暴行乎堯舜之道衰則邪說暴行作故有飛廉猛獸之害周公起而正之文武之道衰而邪說暴行作故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害孔子起而正之孔子既死而邪說暴行作故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盈天下孟子起而正之豈非邪說暴行不生於全盛之時而起於衰亂之世乎丕顯哉文王謨非邪說也丕

承哉武王烈非暴行也故啟佑後人皆以正而無虧
缺至於邪說之害入於人心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
於其事害於其政且商君邪說一入孝公之心其為
政事刻薄如此使楊墨之說盡行其為害豈止洪水
夷狄猛獸亂臣賊子而已哉孟子闢之其於聖王之
道可謂有功其於生民之性命可以同功於造化夫
商君之說止入孝公其為害已如此矧孫臏陳軫蘇
秦張儀稷下之說遍滿天下其惑亂人心亦已深矣

欲正人心必息邪說距陂行放淫辭此自然之理也孟子諄諄蓋在於此然則外人以為好辯者此楊墨之說深入也然而孟子不指闢商君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說而止闢楊墨者此又顯仁藏用之意而春秋所以罪洩冶之意而孔子所以君子伯玉之意也此又聖賢之大用也學者試思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烏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

有饋其兄生鵞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鵞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聖人之道大中至正不在放浪高遠處亦不在枯槁憔悴處本諸身施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故其言無偏其行無弊行之可久施之可大薰如和氣郁如春陽浩乎其無窮悠乎其甚樂倘以私智亂之不隨放浪高遠以賊道則為枯槁憔悴以賊道槩之以聖王之法皆可誅者也夫飯禾而羮肉冬裘而夏葛上有父母之樂下有兄弟之情此大中至正之道本諸身施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繆不悖不疑不惑者也言無偏行無弊者也行之可久施之可大者也薰如和氣郁如

春陽者也浩乎其無窮悠乎其甚樂者也彼陳仲者何師而何學哉此以私意求道此墮於枯槁憔悴者也夫居兄之室食母之食此聖王之道也今乃以兄之禄為不義之禄而弗食也而身織屨妻辟纑以為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而處於陵以為居是置兄與母於不義之地而自與妻同處於潔廉以要當世之名也此何心也哉此非人心也故孟子以聖王之道格之謂之巨擘以其尚小節也謂之蚓

以其無知也倘自以為廉潔而不問天倫之大自陷於辟兄離母之罪是與蚯蚓同一機也夫蚓豈不潔乎上食槁壤下飲黄泉然論其形狀則可惡論其智識則甚愚陳仲子迹狀辟兄離母豈非可惡也哉仲子知識辟兄離母豈非甚愚也哉蚓畀類不足道仲子為士人乃任私意以亂天倫在聖人之門正當誅絶者也嗚呼陳仲不幸不出於帝王之世見誅於堯舜文武也幸而出於戰國之時見正於吾孟子也倘

使其說行則是楊墨之外又有一陳仲以亂聖王之
道矣余嘗謂人不可不學學不可不求師求師不可
不明聖王之道通萬世而可行者如陳仲自任私意
不知好學又不知求師似此見識其求師也必入楊
氏為我而非通萬世為可行者其亦可憐也已余原
其初心本於為善而非為惡也不知好學不知求師
不知明聖王之道乃陷於不孝不弟之惡以得罪於
名教吁士大夫立己其可不審處乎竊嘗讀易乃見

陳仲三日不食聖王之門無如是法也夫節固聖王之所同也然不貴苦節而貴甘節九五居中得正乃聖王之節也其辭曰甘節吉往有尚若顔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此所謂甘節也使顔子得志飯粱而食牛必知其亦樂矣葢其所謂節者乃品節之節非節抑之節也上九節之太過其辭曰苦節貞凶悔亡若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此所謂苦節也苦節之過雖貞亦凶使其知悔則無凶矣此天理之自

然也故凡刻意尚難憤世疾邪沽激矜持決去不反如屈原申屠狄之流皆非聖王之道也聖王之道不疾不徐不激不抗悠然自得從容中道如陳仲之苦豈可行之道哉當世方且尊高之孟子乃獨指其避兄離母之罪且蚓之且巨擘之以為自任私意者之戒其於名教可謂有大功矣

孟子傳卷十三